



B E I Z U Z H O U D E G U D O N G

被诅咒的 古董

似水无痕 著

被诅咒的**古董**，
接连发生的**命案**，
夜半回荡的**歌谣**……

发生在他身边的诡异谜案，接踵而来。
十几年前的噩梦在罪恶中骇人苏醒，
谁又能接近血色掩盖下的真相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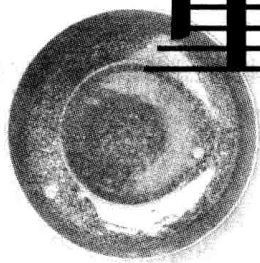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学

古董

被诅咒的

BEI ZUZHOU DE GUDONG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被诅咒的古董 / 似水无痕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-7-219-07934-8

I. ①被… II. ①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103736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张雪芹 唐柳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8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934-8/I·1558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被唤醒的噩梦 / 001
- 第二章 带着血手印的恐吓信 / 011
- 第三章 深夜访客 / 021
- 第四章 杀人梦魇 / 031
- 第五章 夜游之症 / 043
- 第六章 开坛作法 / 055
- 第七章 梦中杀人 / 068
- 第八章 尘封的血案 / 078
- 第九章 心中有鬼 / 089
- 第十章 冤魂归来 / 105
- 第十一章 消失的程老爷 / 119
- 第十二章 蛛丝马迹 / 136
- 第十三章 沉入江中的尸首 / 149
- 第十四章 隐藏的身世 / 163

- 第十五章 含泪的忧伤 / 178
- 第十六章 客栈疑云 / 192
- 第十七章 暗查线索 / 204
- 第十八章 巧破案中案 / 218
- 第十九章 巧收人心 / 232
- 第二十章 风波又起 / 244
- 第二十一章 鼎爷真身 / 260
- 第二十二章 几缕情丝几缕愁 / 273
- 第二十三章 真凶现形 / 288
- 第二十四章 冤有头，债有主 / 301
- 尾 声 / 311

第一章 被唤醒的噩梦

这是一条上海不多见的石库门弄堂，深浅不一的青灰色石砖围成高大的马头墙，深灰色雕花的门楣，足以容纳三人并行的方正而宽敞的石门，在三层青瓦的笼罩下，更彰显出与普通里弄低矮并纵横错落的“鸽子间”的不同。

这样尊贵的地段里鲜少有人进出，那些大院里的小姐太太们，平日里都只是门窗紧闭，放着咿咿呀呀的评弹越剧，脑子却琢磨着时下最流行的打扮，过着自己的闺阁生活。她们只是偶尔叫上黄包车，带着用人，到一条街之隔的商业街去转转。

但有人偏不喜好这种敞亮。此刻大院子里，最里面的一间屋子就门窗紧闭，甚至似乎是怕不够黑，还拉上了厚重的布帘，仅透出一丝摇曳的昏暗灯光，即使是在这大白天里，也透出阵阵阴森来。

“程老爷，您给掌掌眼？”

半昏暗中，传出一个压抑低沉的声音，说话的是一个长着国字脸的中年男人，浓墨一般的眉毛，本是大气的样貌，却带着小人物说不出的谦卑。他说话时习惯性地低头

哈腰，赔着一张笑脸。

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身穿黑色长袍，外面套着金丝绣线灰褐绸缎马甲，手拿放大镜，微微坐直身子，捋着嘴边的八字胡，满意地点点头，“倒是不错。”

“谁不知道，上海滩的程万山程老爷您可是这圈里屈指可数的行家。这不，小的我才到拍卖行上任，就先弄一打开门的货，孝敬您老人家。其中以这件明朝宣德的祭红釉盘最为稀罕，我才迫不及待地在拍卖前先拿给您看看，您要是满意，其他都好说。”

程万山默不做声地欣赏着眼前支架上的血色瓷盘，盘子的釉色似初凝的鸡血，色彩深沉匀净，釉面光洁，不透明，无明显的流釉现象，表面没有开片的痕迹，一看便可知是好货色。只是那抹刺目的血红，有种说不出的触目惊心，在幽黄灯光的折射下，隐约有种洞悉人心的冰冷。

“这盘子看着有点儿邪气。”程万山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连这您也看出来？您真有眼光。”古老板双眼灼灼，竟闪动出些许莫名兴奋的光芒，继续口沫横飞地讲解着，“据说当年宣宗皇帝造这祭祀用的瓷器时，窑工们多次试验，就是烧不出令朝廷满意的祭器来，督窑的太监每日督促、鞭打窑工，并且把一部分人关进监狱，声称再烧不出皇帝催要的红釉瓷器，就要杀人。最后是一位老窑工的女儿，愤而焚身祭炉，才烧出了这种血红色的陶坯，所

以被称为祭红。”

“祭红……”程万山重复念着，瞥着那抹仿佛要滴出血般的鲜红，“确实物如其名。”

“我也不瞒您，反正您早晚会听说，这盘子据传是个不祥之物，凡是得到它的人，都会遭殃甚至横死。还有人说这里面住着鬼魂，因为心存怨念而使接触的人都被缠上，不得安宁。不过，那都是道听途说，至今也没人出面证实，正是因为如此，它才更加充满神秘色彩，您说是不是？”古老板神秘地笑笑。

程万山转着大拇指上的玉扳指，灯光将他沉思中的脸映得忽明忽灭。古老板做这行久了，察言观色自然懂得，见程万山还有犹豫的意思，便又说道：“其实程老爷您也无须顾虑，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多少也听说了您的名望，这古董圈都唯您马首是瞻，您还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善人，做了那么多好事，还怕夜半鬼敲门不成？”

也不知程万山是真的被他说动，抑或是抵抗不住绝世珍品的诱惑，最终啪地一拍桌子，爽快应承道：“说得好！我程万山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！东西我要定了，一会儿的拍卖会上，就拜托古老板你行个方便，见我眼色行事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“这点儿意思，算是犒劳古老板你的。”程万山说着，把手边托盘的盖头掀起，两根金条，即使在这并不明亮的灯光下，依旧掩不住灿烂的光华。

古老板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，嘴上却还推托着，“您看客气了不是？小的也算是初来乍到，以后还少不了需要程老爷您的关照。”

程万山晒笑道：“你就放心地收下吧，咱们来日方长，还要多合作，其中的好处少不了你的。”

和拍卖行主事私下预先达成交易，程万山也做了并非一两次，主事靠这手段从中抽成，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，也是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。不过相对于用偏低的价钱收购到名贵古董收藏来说，这点儿“出血”算不得什么。

“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古老板恭敬却利索地收起金条站起身，“您就等好吧！”

程万山挥了挥手，示意古老板悄悄地离开，自己则坐在桌旁，靠向椅背，抚摸着手上的玉扳指，神情若有所思。扳指的凉玉传来幽幽的凉意，让他在这一片昏暗中，越发清醒起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富商程万山以天价夺得头筹，一举拍下宣德年间祭红釉盘的消息，登上了报纸的头条。虽然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大消息，但在这纸迷金醉的城市，大家也没更多可关心的，有威望的人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关注，以至于，警察署的声明被挤到了不起眼的角落位置。

声明如下：

昨夜在城郊树林，发现一具无名男尸，面部遭毁容无

法辨认，请有家人失踪的家属到警察署确认，知情人亦可提供线索。

西区警察署

拍得祭红釉盘的这一晚，程万山一直显得心绪不宁。他并没像以往的每次一样，把拍来的古董先拿到房里把玩一番再收好，而是一回到家，就把东西仔细地和众多的收藏品放在收藏室一起锁起来。程万山有个习惯，每次拿到新藏品，都要先开个鉴赏会让大家观赏，然后再在家里摆出来，就好像是个仪式。但今晚，他显然没有安排展会的心情。

程万山拒绝了他最中意小妾的陪侍，独自关上房门躺在床上，睁大眼望着天花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眼前总有个红色模糊的影子闪现，在眼前凝成个暗色阴影，从影子深处，探出一双窥探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

程万山感到脊背生凉，可额头却不住地往外冒着冷汗，就好像忽而身在冰窖，忽而又被火焰炙烤，冰火两重天，但偏偏移不开目光。那眼睛越放越大，也越显出凶狠与犀利，带着仇恨和愤怒，席卷出令人目眩的旋涡，仿佛要把人吸进去一样。

不，不，这一定是错觉！

程万山微微动了动头，身体却不听使唤地定在原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从越转越快的旋涡里，伸出一双狰狞的

只剩下白骨的手，枯槁般的手指上，尖利的血红色指甲正不断滴出猩红的血，流到床铺上。

“别碰我！”

程万山费力地挣扎，但任凭他怎么努力，也发不出更加响亮的声音，听起来只像是徒劳无功的反抗。他的耳边似乎隐约传来一阵诡异而尖厉的笑声，冲破耳膜，刺激着程万山的每一根神经。

他只得继续哀求道：“放……放过我，你是来找我报仇的对不对？你想要什么？你说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你，不，加倍还给你！”

可惜回应他的，仍是一阵阵诡异的笑声。这样的回应，远比被指责、被咒骂还要恐怖，那种不可预知的害怕，渐渐吞噬掉程万山仅剩的勇气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个噩梦从没停止过对他的纠缠，只是在今晚格外清晰。

方才的冷笑声戛然而止，换成了一个女童的声音清晰地吟唱：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。请吃糖，请吃糕，糖啊糕啊莫吃饱。少吃滋味多，多吃滋味少……”

歌声回荡在这静夜里，本应是清脆稚嫩的嗓音，听来却让人感到浑身毛骨悚然，牙关打战，如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扼住咽喉。分明地感觉已经汗湿了脊背，程万山也放弃了逃脱，坦然接受反而让人感到如释重负。忽然，他肩头被一只手猛力拍了一下，惊得他心脏险些停止跳动，以为

自己就要死了。

“老爷，您怎么了？脸色很难看呢。”耳边传来小妾那熟悉的莺声软语。

程万山突然睁开眼，才惊觉刚才不过是半梦半醒中的一种幻觉，天花板上其实什么也没有。他瞪着不明所以的小妾，愠怒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小妾撇撇嘴，撒娇道：“哎哟，老爷您每天都和我一起睡，这突然让我自己睡觉，人家不习惯嘛！”

“回你房里去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的话你没听懂吗？”程万山双眼一瞪，打断小妾的话，恶声恶气低吼。

小妾当然也懂得审时度势，程万山从没如此对待过她，此刻见他的脸色，便能猜出他心情何等的恶劣，于是她赶忙告辞，开门走了出去。

程万山在床上再躺下，已是毫无睡意，只能静望着窗外，在还没散去的、心有余悸的阴影中，通宵熬到了天明。

而这个噩梦，注定是个并不宁静的开端……

西区属于市区与城郊的交界地带，所以治安并不太好，偏偏近几年有很多富贵人家纷纷在这一带入住，表面上说是图个清静，其实俨然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，但同

时也给这一区的安全保卫加重了负担。于是，上层特意调来了年轻有为的警察署长裴子渊，负责严加管理。裴子渊以精明睿智、冷静敏锐闻名，他的到来也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各种案件明显减少了许多。

此刻裴子渊正坐在办公桌前，对着案情记录沉思。在城郊树林发现尸体已经两天了，可至今没有任何线索。虽然在报纸上贴出了告示，却一直没人来警察署提供相关消息，案子也就被搁置下来。

从验尸报告来看，尸体身上的刀伤一刀致命，但也有很多细微的伤口，显然是死前经过了一番搏斗。是反抗凶手的结果吗？尸体上没有任何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，准确地说，除了一身内里的衣服，其他什么都没留下，连外衣都被剥去了。

裴子渊换了个姿势，继续分析着。从表面来看，应该是为劫财而杀人，但他知道，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倘若凶手就只为了求财，大可只抢了东西，就算遇到被害人的反抗，一般来说，也只会要了人命。可这凶手还用利器毁掉了被害者的容貌，耽搁自己作案后逃跑的时间，不觉得有些画蛇添足了吗？

那么只有两个可能，一是凶手极其残忍，需要用这种手段达到发泄和娱乐的目的；另一个就是，凶手刻意隐藏被害人的身份。在这两种可能中，裴子渊更加倾向于后面一种。

忽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裴子渊的思绪，他看了眼桌上的电话，接了起来，“喂？西区警察署。请问哪位？”

“裴警长，我是程万山。”对方简短答道。

裴子渊微微皱了一下眉，程万山的名号他自然是听说过。程万山在上海滩口碑很好，以做古董买卖发家，据说十年前忽然发迹起来，但没人能说得准他的来路。近几年他收手不怎么做生意，只以收集古董为乐，在圈里很有名气。不过，程万山也确实做了很多善事，捐军费、救济灾民、修缮庙堂，凡是能出资帮忙的，他几乎都有涉及。可裴子渊上任这近一年来，还没和程万山打过交道，程万山打电话来，究竟有什么事？

“原来是程老爷，有我能帮忙的地方吗？”对于这些富贾的态度，裴子渊一向是恭敬却不谦卑。

“是这样，我前天拍了一件古董，打算过两天开鉴赏会给各界朋友看看，以前我都是直接靠家里的护院保障古董的安全，可这次有点儿不一样，所以想请裴警长帮个忙。”

“哦？”程万山的话，引起了裴子渊的关注，“怎么说？”

程万山似乎有些迟疑，顿了顿才答道：“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说是鉴赏会要出事，我不敢怠慢，马上就致电给你了。”

“那封信可还在您手里？”

“当然，本来打算派人送到警察署，后来觉得还是等您来当面说比较好。”

“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

“就麻烦裴警长您走一趟了。”

裴子渊挂断了电话，把无名尸的案件资料在柜子里重新锁好，这才拿起外套，出门拦了一辆黄包车，直奔程万山的宅院。

第二章 带着血手印的恐吓信

程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宅大院，要容得下护院、丫头、管事等诸多人居住，想来没有充足的空间也不成。穿过敞亮的庭院，是一条细长的里弄，两端各有一间小小的亭子间，在弄堂上方架起一个木制红漆的走廊，走廊上搭起青瓦的顶棚。这条弄堂和走廊，将程家的大院分割成两个部分，一边是程万山和他的夫人们居住的地方，另一边则住着他的几个子女。

裴子渊被管家直接领到了左边院子的厅堂，坐在红木椅上等候着程万山。程家的管家是个话不多，有了些年纪的男人，看起来岁数和程万山不相上下。但他远没有程万山的富态，垂着手沉默不语地立在一旁，似乎能感受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阴郁之气。在他右颊，盘桓着一道蜿蜒的刀疤，从眼睛穿过脸颊，直到嘴角，看颜色已是陈年旧伤，却仍是狰狞可怖，使得整个人看起来样貌不善。

裴子渊不免觉得奇怪，一般来说，大部分人家的管家执事都会用些落第秀才，或是文人，可眼前这程家的管家，更像是草莽出身的武夫，要说他是护院还更合适。不

过，这都是人家的家务事，除了案子，其他与他无关。

小丫头刚端上热茶，程万山就从内堂走了出来。裴子渊见状起身，打着招呼，“程老爷。”

程万山面露笑容，脸上写满了和善，与裴子渊握手道：“早听说裴警长年轻有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裴子渊客套地谦虚了几句，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面子上的恭维和应酬，光是见一面，就能看出是否有所作为？对裴子渊来说，一向只看事实说话。

简短的寒暄过后，裴子渊将话扯上了正题，“程老爷，您电话里说的匿名信是怎么回事？可否详细说明？”

“裴警长你还是直接看吧。”程万山一招手，便有下人端来一个托盘，掀开上面的盖头，里面静静躺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略显脏污的纸，“据阿忠说，信是一早被送到门房的。”

“阿忠？”

“哦，忘了介绍，他就是我家的管家，程忠，在程家做了十几年了。”程万山说着，伸手指了指一旁站着的刚才领裴子渊进来的刀疤男人。

程忠朝裴子渊微微颌首，算是打招呼。裴子渊开口询问道：“程管家，你是否看到了送信的人？”

“信是一个小叫花子拿来的，说是要给老爷。我当时并没打开，所以不清楚里面的内容，只随口问了那小孩儿